天聖廣燈錄卷第三

天竺二祖師七人

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　第十祖脅尊者

九

天竺祖師七人

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　第十祖脅尊者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處胎六年因號難生遇伏馱蜜多尊者行化至其家謂此子非凡當爲法器仍爲說于宿緣五十年中口未嘗言復不履步蓋有所表足不進止法無去住口不言說理顯空寂父聞妙誨遂許出家尊者即與披剃受具自此服勤左右表則威儀既而告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付授迦葉展轉相付而至於吾吾今付汝汝善護持流布將來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眞理本無名　因名顯眞理　受得眞實法

非眞亦非僞

付法已即入滅盡三昧衆以香薪闍維之收舍利建塔於那蘭陀寺即迦王朝也

第十祖脅尊者中印土人也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伏馱尊者執侍巾缾未嘗眠睡謂其脅不至席遂號脅尊者



爲至華氏國有長者名寶身而生七子一名富那般多二名富那金子三名富那月光四名富

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伏馱尊者執
侍巾缾未嘗眠睡謂其脅不至席遂號脅尊者



爲至華氏國有長者名寶身而生七子一名富
那般多二名富那金子三名富那月光四名富
那勝童五名富那波豆六名富那吉丹七名富
那夜奢其第一子性慕仙道第二子勤行善業
第三子兇險狂率第四子信重三寶第五子好
殺嗜酒第六子五欲自恣第七子每云我心是
佛願值達人當評是事時脅尊者憩一樹下以
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
言訖即變金色時富那夜奢前詣而立尊者問
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當何止
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尊
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即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　預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華而成已

夜奢復說偈曰

師坐金色地　常說眞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令入三摩諦

尊者即與出家受具乃告之曰如來以大法眼
藏密傳迦葉如是展轉已至於我我今付汝汝
當奉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眞體自然眞　因眞說有理　領得眞眞法
無行亦無止

付法已即現十八變化火自焚衆以舍利隨處



起塔而供養之即世一字犯御名王朝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

無行亦無止

付法已即現十八變化火自焚衆以舍利隨處



起塔而供養之即此一字犯御名王朝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有六兄各有所尚夜奢自幼穎異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謂衆曰識此人否吾嘗夢大海當坐一隅決水注海滂流四方又佛記云卻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在波羅奈國摧伏異道發正信心造起信論即其人也馬鳴致問云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爭知是佛尊者曰既不識佛爭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復問曰鋸義者何曰共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尊者曰汝被解之馬鳴知尊者義勝遂請出家尊者即為披剃受具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昔為毗舍離國王彼國人民有三等最上者身有光明衣食隨念中等人身無光明自謀衣食下一類人如馬裸露汝為毗舍離王多興慈愍宿有神力分身為蟲食其桑柘自成繭穀國中馬人取繭為衣汝後身沒生中印土馬人感戀悲號因號馬鳴汝當時為馬人說偈曰

我昔生梵天　梵天壽命盡　下生毗離國
與汝同憂苦　我見汝無衣　心生憐愍故
分身為窠繭　令汝無憂苦

尊者乃告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親授迦葉次



第囑累而至於吾吾今付汝汝善護持流布將

分身爲窠圍　令汝無憂苦

尊者乃告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親授迦葉文



第屬累而至於吾吾今付汝汝善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付法已即現神力而趣寂滅衆興寶塔用闍全身即安王朝矣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忽有老人坐前什地尊者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踊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右手指師而說偈曰

稽首長老尊　當受如來記　今於此地上

宣通第一義

說是偈已遂而不見馬鳴尊者曰當有魔來與吾校論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尊者曰魔之來信矣我當除之即指空中現大金龍奮發神威震動山岳魔事隨滅又經七日有一小蟲如蟭螟類潛形坐下尊者寘之手中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法爾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尊者告之曰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罪尊者問曰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尊者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大海不足爲難尊者曰汝化性海得



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尊者即爲說性海云

毗摩羅有三千眷屬尊者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大海不足爲難尊者曰汝化性海得



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尊者即爲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玆發現迦毗摩羅遂發信心學徒俱求度脫尊者即與披剃受具遂告毗摩羅曰如來以大法眼藏親授迦葉次第囑累而至於吾吾今付汝汝善護持轉化當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

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眞儀藏之龍龕即顯王朝也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領衆至西印土彼有太子名雲自在知尊者名延於宮中以伸崇禮尊者曰如來有敎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形勢之家太子曰我國城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師可止此否尊者即詣之行數里有一大蟒來逆尊者盤遶其身尊者因與受三歸依蟒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爲比丘居止山林多樂寂靜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荅而生嗔恨命殁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歲適遇尊者獲聞戒法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一大樹蔭覆五



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聽受

今已千歲適遇尊者獲聞戒法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一大樹蔭覆五



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聽受爾尊者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尊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將欲歸依心生疑慮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尊者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披剃受具遂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于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可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眞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舍利起塔即被王朝也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毗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土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無智慧性龍樹爲說教法信受甚稀聞尊者至互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人覩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廣非狹無量無則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乃迴心尊者復於座上身現圓月相唯聞說法音衆中有長者名迦那提婆謂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焉



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相以示我等言訖輪相即隱還居本座而說偈曰

於座上身現圓月相唯聞說法音衆中有長者名迦那提婆謂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相以示我等言訖輪相即隱還居本座而說偈曰

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　說法無其形
用辨非色聲

衆聞偈已咸願出家龍樹即爲披剃受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人作大幻術衆所宗仰王返以佛乘呼爲外道龍樹至王殿前王遂問曰汝是何人龍樹曰我是智人要化愚者王曰自稱其智豈是智人龍樹曰未知之事但請問之王曰今日諸天當何所務龍樹曰帝釋與阿修羅王今正交戰王曰何以爲驗龍樹曰且待須臾言訖投戈斷肢自空而下王見是事遂發信心悉爲化之歸向三寶龍樹知王及衆正信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迦那提婆曰如來以大法眼藏囑累迦葉展轉相付而至於吾吾今付汝汝善護持流布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嗔亦無喜

付法已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起寶塔以葬焉即始皇帝朝也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好辯論聞龍樹名謁之將及其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呈之

帝朝也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



舍羅初求福業兼好辯論聞龍樹名謁之將及其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呈之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忻然契會後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財極富饒而有二子一名羅睺羅琰二名羅睺羅多長者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香美唯長者與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羅睺羅多乃說偈曰

此樹生奇耳　食以不枯槁　智者解此因

當師其至道

時迦那提婆曰如來記卻後第二五百年有大菩薩因耳解脫即至淨德舍忽見尊者心生珍敬求聞樹耳之緣尊者曰汝向來嘗飯一比丘否長者曰有一沙門久曾勤供近已滅度墳塔仍存尊者謂羅睺羅多曰豈非能供侍彼比丘者乎曰誠如所諭尊者曰汝與此子心同勤敬汝家親屬嘗蘊慢心不能得食彼比丘雖持戒多聞眞理未達壽命既盡來償宿因彼之比丘生爲樹耳父子得食故當醻報尊者問長者曰汝年多少曰我今七十九提婆即以偈曰

入道不通理　覆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

此樹不生耳

長者聞偈彌加嘆伏曰我今衰老不克事師願



捨次子依師出家尊者曰惟符佛記今是其人即與披剃受具隨侍遊化至巴連弗城闡諸外

此樹不生耳

長者聞偈彌加嘆伏曰我今衰老不克事師願



捨次子依師出家尊者曰惟符佛記今是其人即與披剃受具隨侍遊化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尊者入彼衆中外道問曰汝何不前尊者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尊者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尊者曰我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尊者曰何者是佛彼曰我合得佛尊者曰既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我既不得汝云何得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所以言得彼詞既屈乃問尊者曰汝名何等尊者曰我名迦那提婆既而夙聞尊者之名悔過致謝尊者乃告羅睺羅多曰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囑累而至於吾吾今付汝汝善護持流演將來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偈已入奮迅三昧身放大光而歸寂滅衆起寶塔而供養之即前漢文帝朝也